



京都武林长卷

形意

游侠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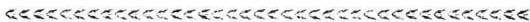
张宝瑞 著



海天出版社

第  
一  
回

报国仇王芗斋投艺  
扬拳法郭云深扫北



光绪二十六年，英、美、德、法、俄、意、日、奥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了北京城，清宫太和殿投下了最耻辱的阴影，刀光枪影，映照着血泊中挣扎的中华民族

义和团被镇压了，清政府又签订了屈辱的庚子赔款协定。然而，不屈的民族之魂，依然在古老浩瀚的黄河之畔游荡。

这一年七月里一个闷热的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直隶深县马庄东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绢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会儿，山峰映红了；又停了一会儿，通红的圆轮从湛蓝湛蓝的天际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赤身，通红的火焰照彻了大地。

马庄西头一座深宅大院里传出一阵阵练功的吆喝声。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精神抖擞地端坐在一个紫藤椅上，他身材魁梧，生得眉宽额广，两目如电，虽然年过八旬，却脸泛红光，特别是那一络美丽潇洒的长髯，随风拂动，使人联想到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正在庭院里练功的一个后生身上。那后生十六七岁，个头不高，黑壮虎实，一双眼睛

蹬得像两盏圆灯笼，泛着智慧和稚气的光辉。他是邻村的魏家林村人，叫王芎斋。

郭云深喝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王芎斋点头示意，练得愈发起劲。

郭云深又喝道：“鸡腿要有虚实阴阳，龙身要有三曲蜷伏，熊膀要有含而待发，虎抱头要有神气逼人。”王芎斋又开始演练鸡形拳、龙形拳、熊形拳、虎形拳……

王芎斋正演练间，郭云深猛地拾起旁边桌上的一个蜜桃，向爱徒掷去。

王芎斋一招“猿猴攀枝”，顺手接住蜜桃，然后跪拜于地，将蜜桃双手捧给师父，叫道：“师父，请吃桃。”

郭云深笑笑，一挥手：“时候不早了，歇息去吧。”

王芎斋回到后院西厢自己的屋内，洗了一把脸，觉得有些疲乏，然后往炕上一靠。一阵“蹬蹬”的脚步声，又一阵“咯咯”的笑声，门帘一挑，一个窈窕秀丽的姑娘走了进来。她穿一件藕荷色短衫，一条青布裤子，乌黑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朵野百合花。她是郭云深的女儿郭大姑。郭大姑把带来的饭菜放在桌上。王芎斋瞥眼一瞧：两大碗香喷喷的米饭冒了尖，一碗小葱拌豆腐，一碟油黄的炒鸡蛋。

大姑比王芎斋大三岁，平时总偏向王芎斋，郭云深的弟子很多，有名的有李殿英、王福元、钱研堂、杨福山、许占鳌等人，但大姑平时总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王芎斋，也可能是因为王芎斋年岁小，还有一个原因，王芎斋和郭云深有一种父子般的感情，王芎斋未拜师前就常来马庄，看郭云深老先生教徒弟练习拳术和器械，有一次，王芎斋看到郭云深这么一个慈祥的白

胡子老头，当着徒弟的面举起一个五百多斤重的石狮子，还转了个圈，惊得说不出话来，连忙拿着一个大蜜桃，献给郭云深。郭云深大气不喘一口，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抚摸着王芑斋的头呵呵大笑。

王芑斋拜师后，对师兄弟至诚相待，对师父更是敬重，衣食住行，照顾得极为周到。一次，郭云深得重病，王芑斋衣不解带，日夜侍奉，煎汤熬药，不离左右，使师父很快恢复了健康。郭云深平时总是独自一人睡眠，老伴已去世多年，独子郭深坠马去世。身边只有一个抱养的女儿大姑，有时他深夜外出，也是独往独来。弟子们问及他时，他或说是去访友，或说云桃园散步。

此刻，大姑见王芑斋有些疲倦，一屁股坐在炕沿，嬉笑道：“芑斋，你呀你，放着洋学堂不上，偏要舞枪弄棒，一个白净净的小书生脸，弄成了黑李逵，以后看谁给你张罗媳妇！”

王芑斋眉宇里扩展一丝微笑，说道：“当然是靠大姑姐姐喽，有你这棵梧桐树，还愁引不来凤凰？”

大姑笑得合不拢嘴，一拢头发，用小拳头捶着他的大腿道：“还想找凤凰？我看找只山鸡就不赖了！”

大姑这一捶打，王芑斋“唉哟”一声，原来他的右腿昨日夜间翻房梁练轻功时受了伤。几年来的风风雨雨，他的身上遍是伤痕，尽管师父夸他有天赋，他还是深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他夜以继日地练功，勤学苦练，朝夕揣摩，功夫大进。方才听了大姑一番话，他又陷入沉思之中：王芑斋，你这个书香门第的后代，为什么苦苦寻觅武功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王芑斋的父亲读过私塾，有些才气，因不满朝廷的腐败，

一直归隐田园，有时跑买卖，聊以度日。他是个有骨气的人。甲午年中日海战，由于慈禧太后腐败，中国海军惨败，消息传来，王芑斋的父亲大病一场。庚子年，义和团兴起，这位老人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曾用家财捐助乡里拳勇。八国联军的枪声，击碎了这位爱国老人编织的梦。

王芑斋的故乡是举世闻名出产大蜜桃的故乡。深州蜜桃的栽培，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悠久。深县地处直隶南部，滹沱河故道。这里属沙质土壤，由泥沙冲积而成，沙层较厚，地下水很甜，是蜜桃生长的良地。王芑斋在少年时就经常在自家的桃园里帮助大人们干活，浇水、捉虫、除草、施肥，样样都干。有时他还爬上桃树，细心观察和思考，为什么有的树桃子长得大？结得多？后来他偷偷地反复试验，竟然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嫁接技艺，他用自己的新方法给桃树剪枝、嫁接……后来发现，凡是经过他整修过的桃树，一年比一年丰收。这时，魏家林村的人们才真正认识了王芑斋的天赋，人们管他叫“种桃神童”。

王芑斋跟着父亲学一些文化，他博闻强记，古文、古典诗词甚至整段的古典小说，他能背出不少。他特别喜爱南宋文学家陆游和辛弃疾的诗词，他把自己写的陆游“楚虽三户能灭秦，堂堂中国岂无人”的诗句条幅挂在墙壁上，还专心画下辛弃疾的像贴在门上，憧憬着也要做一个像陆游和辛弃疾那样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

直隶是燕赵故国，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荆轲、击筑刺秦始皇的高渐离、揭竿而起的隋末农民军领袖窦建德。“田横五百士安在，难道归来尽

列侯”的壮士田横等，都是喝滹沱水长大的，直隶这个侠骨之乡尚武风气极盛，深州更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英荟萃之乡。郭云深的师父“神拳”李洛能的故乡豆儿庄，“单刀李”李存义的故乡南小营，八卦掌两兄弟程廷华和程殿华的故乡程家村，都离王芑斋所住的魏家林村不远。他亲眼见过“眼镜程”程廷华和“单刀李”李存义练武。他常常依偎到“眼镜程”的怀里，听他讲岳飞抗金、戚继光平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兵的故事。那些气壮山河的故事就像潺潺流水一样，回响在他的脑际。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帝国主义的屠刀架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王芑斋目睹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洋教士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污中国妇女，洋兵的马队恣意践踏庄稼，洋军官把中国乡民当成枪靶子射击，这些都在王芑斋少年的心田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父亲悲郁而亡后，王芑斋对母亲说：“娘，外国强盗为什么能在我中国横行霸道？杀我父老兄弟，烧我田园房屋，妄图灭我中华民族，亡我中国？我堂堂大国，为什么屡受外国人欺负？……”母亲声泪俱下地告诉他：“咱国贫民弱啊，几千年的中国毁于内讧之中，一团散沙，林则徐虎门销烟查禁鸦片，以救民族微弱之躯，反遭暗算。邓世昌奋勇抗击日寇，孤兵奋战，壮烈殉国。义和团十万之众，被慈禧那老贼出卖了，真是国耻大辱！我堂堂华夏古国，何日才能振兴？！”

王芑斋喃喃地说：“娘，我要学习武术，我要发明一种神奇的拳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学会它，有刀枪不入的神力，让那些外国鬼子在这种神力面前失魂丧胆！”

王芎斋的母亲此时正想变卖家财，送王芎斋到日本求学，专攻生物，如今儿子执意学武，立志报国；又见他瘦弱如灯，身患气喘病，也应学武健身，于是转变了让他赴日留学的心思。她沉思一会儿，说道：“学武须要拜师父，如今拳派丛生，你要拜谁为师呢？”

王芎斋脱口而出：“郭云深老英雄。”

王芎斋从小就听说过马庄的形意拳大师郭云深老先生的许多英雄事迹，他的“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故事，武林无人不晓，有口皆碑。郭云深原名峪生，马庄人，他性格激烈，年轻时便好与人比武，年轻时去找形意拳大师李洛能求教，李洛能起初不喜欢他的性格，不教他武艺。以后，郭云深就在李家当零杂工，偷着学拳，一直偷学了三年。据说有一次李洛能发现郭云深偷拳劳累过度，在房上睡觉，滚落到地上仍未醒转，十分感动，便收他做了弟子，并把形意拳全部传给了他。

郭云深在深县曾因捕贼有功，受到知府钱锡霖的奖赏。可是后来受到报复，后而被害，坐了3年监狱。3年后，钱锡霖来到监狱问他：“云深，你的功夫荒废了吧？”郭云深回答：“没有荒废。”说完，就用虎拳击墙，墙摇晃了一下，应声而倒。原来郭云深在三年监狱中仍带手枷坚持练功。

有一天，李洛能把郭云深叫到自己的宅院对他说：“我已教你十几年了，现在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该到外面闯荡了，试试你的崩拳功夫如何。”郭云深知道自己闯江湖的时候已到，非常兴奋。李洛能命仆人拿出一些银两交给郭云深，对他说：“从这里往北走，在直隶、关东迎战所有的武术高手，不许碰钉子。”郭云深点点头，拜辞师父，登上征程。

郭云深从深县出发，一路上未遇敌手。这一天来到了直隶安国县，找人一打听，知道此地有一位出类拔萃的武术家张树德，功夫极好。于是郭云深找到张树德的家，要求比武。真是棋逢对手，两人都身怀绝技，一开手便打得难解难分。张树德比郭云深大几岁，谋略高深，他最后使用家传白腊杆打了郭云深的手腕。郭云深十分惭愧，心想：自己奉师之命北征，要把形意拳打出去，不想在此第一站就输了。他对张树德说：“我去一下茅房。”张树德见郭云深去茅房有两袋烟功夫还未回来，心想：“这郭云深拉的是线屎呀，怎么去这么大功夫也不回来呀。”于是来到茅房，只见茅房内空无一人，郭云深不知去向。



第  
二  
回

保定府铁腿李拜师  
鸿门宴小蘑菇丧生



郭云深在张树德那里碰了钉子，借口上茅房，进了茅房越墙而过，跑回深县，

连包袱丢在张树德家都不要了。李洛能见他狼狈而回，问道：“怎么回事？”

“栽了！”郭云深沮丧地回答。

“栽给张树德了吧，是吗？”

郭云深惊得睁大眼睛，问：“师父，您是怎么知道的？”

李洛能说：“张树德乃祖传世家武艺，他家为‘家伙门’，你如与他交拳，他不如你，你若与他比刀枪棍棒，你就比他差点，差得不多，只一招。你记得他是怎么打你的吗？”

郭云深点点头，说：“记得。”

李洛能伸出胳膊，说：“你打我试试……”

于是郭云深拿起一根白腊杆模仿张树德的招法照李洛能打去，未等触到李洛能的手腕，反被他一棍击落白腊杆。李洛能问：“看清这一招了吗？”

郭云深钦佩地点点头：“看清了，师父，这招叫什么？”

李洛能回答：“此招叫黑白鹞子。”

郭云深说：“好，我记住了。”他连饭也没吃，又返回安国县，找到了张树德。

张树德见郭云深去了一天又回来了，心里明白了八九分，笑道：“云深，你这拉的是什么屎了，足有几十里长。”

郭云深也笑道：“树德，今早上你那一杆子是怎么打我来了，我没闹明白，咱们再来一回。”

张树德点点头，进屋里拿出两根竹竿，顺手给了郭云深一根，两个人又打起来。直打了三十多个回合，难解难分。最后张树德又使出那一绝招，杆子滑向郭云深的手腕，但这回不灵了，被郭云深一杆把他的竹竿击落。张树德哈哈一笑说：“我没使白腊杆使我少受了多少委屈。”这话的意思是若用白腊竿比武，被郭云深击败，打在身上准受骨断筋折之苦。

郭云深道：“咱们再比拳吧？”

张树德道：“不用了，棍术比不上你，拳术更不用提。我现在拜你为大哥，拜李洛能为师。”就这样，郭云深战败了张树德，代师收师弟。张树德虽然比郭云深大几岁，但因功夫不如郭云深，又刚入形意门，因此称郭云深为师兄。为什么不让张树德称郭云深为师呢？那是因为张树德是闻名北方的武术家，如拜郭云深为师，则显得屈辱多了。郭云深是讲义气之人，不能难为武林高手。

郭云深离开安国县，继续北行，来到保定府。他到这里寻找一个人，此人叫李魁元。

提起李魁元，武术界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他武艺超群、尤其腿上功夫见长，号称“铁腿李魁元”。他是个有名的保

镖，其所护镖车只要插上李魁元的“黑镖”，即便没有李魁元在，也无人敢劫，畅行无阻，天下无敌。李魁元的弟子也跟着沾光，他的弟子自负地说：“我们师父的武艺连打带卖。”意思是李魁元搏斗时无人抵挡，无事时卖艺也能捞大把的银子。

这一天，郭云深来到保定炮台街，找到路南的永茂茶馆。这个永茂茶馆是人才荟萃之处，卖小金鱼的、吆喝中草药的、跑单帮的、拉洋片的、说合小买卖的，各色人物俱全。十分热闹，当然也少不了耍把式的。此时，李魁元正带着一伙弟子在茶馆内歇息。郭云深一进茶馆，看到这伙人，一瞧就知道他们是吃武术饭的，李魁元可能就在其中。于是他走上前，客气地问一个黑大个：“小师父，你知道有位叫李魁元的武术家吗？”

黑大个正是李魁元的一个弟子，他骄横地说：“那是我师父，你找他干嘛？”说着翘起一条腿，来回晃悠着。

“没什么，我来拜访他。”郭云深一边客气地答话，一边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茶馆的一个伙计走过来，点头哈腰地说：“大哥，您来什么茶？”

“你们这都有什么茶？”

“碧螺春、龙井茶、红茶、绿茶、花茶、茶叶末，应有尽有，您只要有银子，喝撑了肚子都不管。”

郭云深道：“来一碗大碗花茶。”

伙计端上茶，郭云深接过刚要喝，只听“叮咣”一声，茶杯落地碎了，茶水烫了手。郭云深侧目而视，见屋角有个大汉，嘿嘿冷笑。

郭云深呼地站了起来，走到那大汉面前，一拱手：“兄弟在

哪里得罪了你？”

大汉笑道：“我就是李魁元。”说着扬手朝郭云深肩上拍去，想一巴掌治服郭云深。郭云深谦和地说：“卑人无能，特来请教。”说着，手却用力往上一推，只见李魁元一个跟头被掀翻，从桌子上空飞了过去。多亏李魁元有功夫，在空中一摆腰，唰地一招“白鹤亮翅”，稳稳立于地面。李魁元道：“好！就凭你这一下，明天我们在保定莲池内比武，告诉所有的武林同行到场，咱们比个高低，由保定府的诸位武术大师评定谁的功夫深。”两人击掌，各自离去。

消息传开，第二日莲池内人山人海，人们定要瞧瞧是哪位高手与李魁元比武。有的说：“不用比，李魁元定胜无疑，他在京师四周未遇敌手，功夫高深。”也有人说：“那不一定；俗话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说不定又有高手来了，听说是神拳李洛老的弟子。”

一会儿，李魁元大步走上场，朗声说道：“各位爷们，我李某走南闯北多少年，从未败过谁手，昨日在永茂茶馆有个叫郭云深的给了我一下子，打了我一个跟头，但是没有把我打散了架，看样子这小子是块好料，今日我跟他在此处比试一下，看看谁的功夫高。”

郭云深也大步走入场子，朝各位一拱手，说道：“各位先辈、兄弟，我郭云深没什么武艺，只不过会两下子庄稼拳。既然听说李魁元是‘铁腿’，所以才赶来会他。“来，李先生，你先照我肚子来一脚。”

李魁元心想：他这不是拿命闹着玩吗？于是连忙说：“不！咱们比试拳脚吧，可别玩悬的，那样会出事。”

郭云深淡淡一笑说：“没事，你就踢吧。”

李魁元不好意思下脚，又推辞说：“这怎么行？”

郭云深说：“没什么，我让你踢，你就踢，别犹犹豫豫的。”

有个耍花棍的老头劝道：“李先生，既然他让你踢，踢死了不怨你，你就踢吧！”

李魁元抖抖衣服，点点头，咳嗽一声道：“好，那我就踢。”他紧走几步，吸足了气，朝郭云深的小腹踢去。“嘭”的一下，这一脚他用了五成的劲，未敢使全力。但看郭云深，却连动也未动。

郭云深叹了一口气，说：“哎，你这个人真不够朋友，没用劲儿，你就用足劲踢你的，不用怕。”

李魁元大惊，心里赞叹：这姓郭的还真有功夫。他又紧走两步，用了七成的劲，“嘭”的一下踢在郭云深的小肚子上。郭云深还是稳如泰山，若无其事。他责问李魁元道：“唉，你用劲踢了，胆小什么？！”

李魁元一听，心里可绷不住劲了，他想：我这脚踏遍京师，走南闯北，从未遇到敌手，这回还真碰到了对手。他后退十几步，“噔噔噔”，朝郭云深紧跑过去，腾空而起，一只脚朝郭云深踢来，但这一脚是虚，半空中这只脚收了回来，另一只脚迅猛飞出，重重地朝郭云深腹部踢去。这是李魁元的绝招，名为“鸳鸯脚”。这一脚厉害至极，足有一千多斤的劲头，多少英雄豪杰败于这一脚下。郭云深气运丹田，大喝一声：“啊！——”但见李魁元一下被弹出两丈开外，摔得鼻青脸肿，而郭云深却纹丝未动。李魁元大惊失色，心想：这是何等高深的功夫，我差之甚远。他“噗通”一声跪伏于地，道：“我李某比郭先生的功夫差远

了，从今以后我拜你为师。”郭云深见他言辞恳切，于是当着众人收他为徒。

保定府有个叫洪四把的，是少林拳大师平敬一的师弟，同为南宮县孟六的弟子。郭云深与李魁元比武时，洪四把恰巧因事未在场，日后听说了郭李二人比武的情况，很不服气，说：“李魁元也太草包了，就这么一下竟拜郭云深为师，郭云深算什么秃老黑！不行，我要跟姓郭的比一比。”于是，他找到郭云深，二个约好在直隶总督府门前的炮台上比武。

第二天中午，炮台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一丈多长的平台上，二人准备交手。郭云深说：“上手吧。”洪四把也不客气，上前照郭云深就是一拳，还不等拳落到郭云深的身上，郭云深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出一拳，把洪四把打出一丈开外；同时，郭云深一跺脚，拳头不离洪四把的肚皮。台下一片赞叹之声，大家都说：这崩拳真有神力！自此，保定府的英雄豪杰皆服郭云深。郭云深在保定住了两年，向李魁元、李敬斋等人传授武艺。以后，形意拳开始在保定兴盛起来。郭云深不忘师父之命，要继续北征，于是告别众人，上路北行。

郭云深又来到直隶易县，特来会一位武术名家刘晓兰。刘晓兰是易县县城的一个屠夫，开着一个肉铺。他卖肉坑人，总是缺斤少两。别人问他，他就说：“嗨，就差那么一刀，又怎么样？”仗着他有功力，别人一般不敢惹他。这番郭云深找到刘晓兰比拳，郭云深用崩拳把刘晓兰击出一丈开外，刘晓兰又扑上来，又被打出一丈开外。这才使刘晓兰心服口服形意拳，真心归顺形意门。因刘晓兰年岁较大，不能算郭云深的弟子，郭云深就代师收徒，并传授给刘晓兰形意拳，刘晓兰从此也改掉缺

斤少两的坏毛病。此时，易县的刘勇奇、周明泰、许占鳌、张聘斋等武术家也拜郭云深为师。

郭云深又北上来到直隶涞水县的洛平镇，击败了一个叫小蘑菇的武术家，小蘑菇感到丢了脸面，对郭云深怀恨在心，图谋报复，想杀死郭云深，以泄心头之恨。他买了一把手枪，又打了一口折铁快刀，然后把郭云深请到家中，摆上酒菜，假称要拜郭云深为师。酒席间，小蘑菇把刀拿了出来，递给郭云深，说：“郭先生，您看这把钢刀如何？”

郭云深接过钢刀看了看，说：“这把刀不赖，挺好！”说完，顺手放在脚下。

小蘑菇接着又说：“你看看这把如何？”边说边飞速从怀里掏出那支手枪。“砰”，枪响了。





负我就行了。”那人连声回答：“我再也不敢了。”郭云深伸出双手说：“还给我戴上枷锁吧。”那人又找了一副枷锁，战战兢兢地给郭云深戴上。

郭云深新收的弟子刘勇奇是易县清西陵护陵军将、皇粮庄头，人称刘五老爷，他听说郭云深入狱的消息，急匆匆乘轿而来，见到地方官，劈头问道：“郭云深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那地方官见皇粮庄头亲自来了，不敢怠慢，问道：“他与您是什么关系？”刘勇奇答：“他是我的武术老师。”地方官立即点头哈腰道：“郭先生属于自卫，应当从轻发落。”于是他从打算判郭云深死刑改为判了六年徒刑。刘勇奇满意了，他来到狱中送给郭云深十个元宝，又回到易县西陵。

郭云深在狱中比较自由，不怎么受限制。此时孙禄堂赶到洛平，在监狱侍候郭云深，学了六年功夫。郭云深在狱中六年，练了六载内气功。李魁元因自拜郭云深为师，在保定向郭云深学了两年形意拳，如虎添翼，后来去东北护镖，名噪一时。

六年后，郭云深刑满释放那一天，他的弟子们到洛平镇接他，众人开怀畅饮，一个弟子问：“师父，什么时候走？”郭云深气呼呼地道：“不走了，我要在这呆半年，就为出蹲牢房这口气，非把洛平所有的武林高手都打趴下！”可是第三天，郭云深一伙人却神不知鬼不晓地离开了洛平镇。原来，郭云深是粗中有细的人，他知道被杀的小蘑菇在附近的亲戚、徒弟不少，那一伙人不会让自己轻易离开洛平镇，于是先放风不走，迷惑对方，然后在前一天夜里悄悄离开此地，使自己及弟子免遭暗算。郭云深声东击西，夜走洛平之事很快风靡江湖。

北京八卦掌祖师董海川有个著名弟子叫马维祺，因为他